



烏 云 密 布

梅內勞斯·魯德米斯著

烏云密布

[希臘] 梅內勞斯·魯德米斯著

哲渠 草云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献 給

我的爱女——米尔多

第一部

第一章

有一次請雨公公參加婚禮，可是他拒絕了。“是開玩笑吧？”他說。“俗語說，狐狸趕集，不是地方。不，我的親愛的，不，我不去！把我留下，我還忙着有事呢。”“你有什么事，魔法家？”有人問他。“哈——哈——哈！有什么事？我得趕緊去淹下邊豁谷里的庄稼呢！”

他這樣說了，也就這樣作了。是啊，這位任性的雨公公當真就這樣作了。雨公公去嗅了嗅大地，一陣暴雨差點沒把她悶死——雨公公是那樣地喜歡她。然後雨公公突然離去，隱藏到烏雲里。那一團團的烏雲也是够有意思的。他們佯裝成一只只無罪的小鴿子，輕得像絨毛一樣，里边却坐着一個小惡魔。你瞧，正是那些小惡魔——還能是誰的什么人呢？——正是他們帶來了這一場不幸。他們拖着沉重的腳步在沼澤上慢慢地走，像一頭頭灌足了水的老水牛，把水吐了出來，然後才平靜了，回到風那里去。“現在呀，把我們帶走吧！”於是風兒就像托着小紙片似的，把他們帶向西方。

好心腸的老天爺無事可做，既然無事可做，那就找出一件事來，於是，在盛夏的時候，他跟我們開了這樣一個玩笑。他狠狠地晒了晒我們這小塊地方，害得我們像燙壞了的公雞似的在馬路的鵝卵石上跳着走，他還嫌不夠。於是老天爺替自己找到了

工作：給我們請來了這位不速之客——雨公公——把我們的
生活秩序翻了个个兒。雨公公也是個机伶鬼，他知道大家既然盼
着他，那就澆吧，把大地好好地澆一下，澆一下……，像乡下派头
十足的女財主請你飽餐一頓——不管你想吃不想吃，你就是得
吃……

雨水落到坑洼里、谷地上，落在宿营地和低地上，落在松軟
的土地上……落到那些慢慢蠕動着的牛車上。赶車的庄稼汉臉
上冒着汗珠。雨水落到那些像一座清真寺似的高聳入云的麦垛
上，馬匹揚起一团团的灰尘……

他狡猾地、暗暗地襲击着，象一只惡狗从背后悄悄地跟上，
咬起来……

我們也沒留意這場災難突然臨頭。直到最后一分鐘那高傲
的天空还是蔚藍色的，万里无云。它像一大块圓形的帆布从下
面吹得鼓起来，張在我們的頭頂上。只有一朵，唯一的一小朵明
淨的云彩，像襁褓中的嬰兒一样，浮在邻近的山頂上休憩。我不
知道，那孩子是否也參與了這場災難，不过這場災難是深重的。

我們这一伙庄稼汉就在被雨水澆着的豁谷当中，一共是十
三个人——一个不吉利的数目，——不过雨水并不會數我們的
人数。四位老大爷、三个孩子、五个小伙子，还有我們的东家彼
得·比斯卡，用我們的話說就是彼得·猪罗，为了糊口，我們整
天在烈日下烤晒，吃的是大麦作的硬邦邦的面包。我們的工作
是燒磚。为那些还要往高里盖的房子燒磚。

我在那里已經干了两个月。我又瘦又小，可是我的东家并
不担心。他要的是磚。这些磚帶給他的是金錢，帶給我們的是
皺紋。

这是費力不討好的工作。惹人厭倦的工作。可是有什么法

子呢？

我的景况很困难，因此也就干起这种活儿，跟粘土打趣交道，忍受着百般的痛苦！

早先我做小买卖。买一大篮水果背在背上，步行两个半钟头到维尔切柯比村的車站上，然后在火車里把它卖掉。可是后来出了不幸的事，我就把小买卖抛开，我抛开它，那是因为这项生計渗透着痛苦和流血。

于是現在……不过請原諒，不把那些不幸的事講給你們听，我的故事是写不下去的。

事情是这样。我在维尔切柯比干得不錯。現在维尔切柯比已改名叫斯基德拉。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把水果一篮又一篮地出卖，——于是在一个明媚的早晨，我突然成了財主！要是你們能看看那些錢該有多好！七十五个圓溜溜的德拉馬呢！一个也不少！一大笔錢呀！看上一眼，眼睛都要花的！我是怎么攢下这一大笔錢的？呵，那真是一連串富于冒險的、充滿着孩子們所經受的痛苦的小故事：攀越車站圍栏、跟講外國話的买主爭吵、乘务員的追逐和腳踢、扳道員和警察請你吃石子……最可怕的要算我的同行打的耳光和他們布下的各种騙局，他們里边最小的也要比我大一倍。那时我怎么会攢下这么多錢的呢？是这样的：我收了一个助手。一个誠实的助手。我把全部水果都放在他那里，自己只拿两小篮，每篮頂多半公斤，然后爬到火車上……我为什么要提起助手来？为什么經過这些年之后我現在还要忍受这种痛苦？算了吧……讓我再經受这一次。

我的助手叫舒克柳。是一个十岁的土耳其孩子，他很敬重我，把我看作尊貴的主人。像一条狗那样忠心、順从。他純洁得

像一个天使，却像个殉道者那样可怕。我是有一天中午認識他的，他正好在車站徘徊，拾顏色紙，替他愛抽烟的祖母拾烟头，拾烂水果充飢。这里有許多土耳其人，都是全家在露天地里过了好几个月，等待火車把他們載到新的国土上去。他就是属于其中的一家的，我們很早就离开了那地方，如今回忆起来禁不住又是欢欣，又是悲叹……

在維爾切柯比发生了不幸的会見。滿載着希腊人的火車駛往土耳其的土地卡拉德佐維，滿載着土耳其人的火車駛往阿納托里斯基河岸。这是誰也不需要的、徒劳无益的奔波。土耳其人羡慕希腊人，希腊人又羡慕土耳其人。

“祝你們一帆風順！別糟害我們的国土……”

随后他們把手举到被烈日烤着的眼睛上。火車头叫着，叫着，滿載着一顆顆充溢着痛苦的心，像瘋了似的疾駛而去。像一根根百依百順的矮树被无情地从一个地方拔起来，移植到另外一块痛苦的、陌生的土地上。

“我們原是没有罪过的呀，阿尔卡达施^①，我們并不想这样。讓老天說說。”

“兄弟，我們并不想这样。卡密里！給你这块手帕……收下插在玉米地里当作一面旗帜。”

“唉！王戈尔，給你……这頂毡帽，把它挂在菜園里——吓烏鴉。”

“这都是誰想出来的？瘋子！”

“比尔密姆^②。該死的家伙！”

……于是从眼眶里落下了热泪，从火車头里流出了热水。

① 阿尔卡达施(土耳其語)：伙伴。——俄譯本注。

② 比尔密姆(土耳其語)：不知道。——俄譯本注。

火車頭噴出一团蒸汽，朝空中的云朵飄去。就在这些云层之上，希腊和土耳其的神会面了；他們在天上也离乡背井，互换了地方，他們也彼此相問：“为什么？”可是云层回答他們“比尔密姆”，天越来越黑了。

舒克柳一家住在桑树底下，盼望有一天火車来把他們載走。他們准备好上路，在行李上坐了整整一个月，可是行期一再拖延。祖母的眼睛紅了。这都怪盼望离开的心情太切，也怪煤烟。不过还要怪穷，怪餓。家里沒有男人，一切全靠母亲那双干枯的手来張罗。現在連家也沒有了。总是这样的。災禍来——門打開。禍不单行，福无双至。

从我在車站楓树下开張的第一天起，舒克柳就非常尊重我的买卖。

他站在我的一籃籃的杏子面前，望着它們，口涎順着他那不漂亮的厚嘴唇往下流。他直舐嘴唇。他用眼睛吃着，嘴唇却只舐舐。于是我这个老板——不过一看就不是真正的老板——有一次很可怜他，就对他說：

“来，孩子，上这儿来。这給你，吃吧……”

我挑了一个最好的杏子遞給他。

“哎克^①！”他不接，却伸出一只漆黑的手来，撿了一只小的、不熟的、带疤的杏子。“我拿这一个吧！”他連忙把那只杏揣到怀里，向我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这是怎么回事？我打量了一下自己，感到非常慚愧。舒克柳像一个勤奋的家长，找他的祖母去了。

第二天他又出現在我面前，漆黑漆黑的，他带着坚定的神情

① 哎克(土耳其語)：不。——俄譯本注。

問我：

“願意我當你的僕人嗎？”他說着臉紅了。

我看了看他那雙手——很髒，不過這是可以挽救的。我看了看他那對眼睛——那樣純潔、誠實，適合合作一切誠實的工作。

“同意……你叫什麼名字？……同意，舒克柳……只是別再提僕人。要是你願意，咱們一塊作買賣，好不好？現在坐下吃東西吧。‘買賣明天再談。’布依尤薩^①，舒克柳！”

我把我的干麵包和爛水果分了。我還特地向生着小胡子的、賣菜的卡杰琳妮大嬸買了些擠破了的西紅柿。

我們大吃了一頓。然後用火柴棒剔牙，像村里的財主阿烏戈里諾斯老爺那樣（他真叫我受不了），他每天想吃幾頓就吃幾頓，而且想吃的次數總是很多，渾身一股生肉的腥臭味……

牙剔得太久，牙床出血了，我們就到車站的水龍頭底下去，在那兒灌滿一肚子水，肚子脹得鼓鼓的，像阿烏戈里諾斯老爺那樣，然後躲到濃密的樹蔭里，等肚子縮回去。我們聊聊天來，把什麼都忘了。天南地北什麼都談。談買賣，談衣服，談火車……談小船，談一種叫做輪船的鐵船，船上能盛下整整一個村子。

“可是……可是船到底是什麼呢？”

“船？……你們有水槽么，舒克柳，就是用木頭凿成的，洗破衣服用？你們有嗎？”

“嗯，嗯……”

“比方說，做一個槽，要大的，像一幢房子那樣……裝上喇叭，好讓它叫……這就是輪船。”

“呵……哎依^②。可是誰拖它呢？”

① 布依尤薩（土耳其語）：請。——俄譯本注。

② 哎依（土耳其語）：好吧。——俄譯本注。

“問題就在这儿——誰也沒有撞它。用蒸汽走。放出蒸汽就走了。”

“那么說，点着火呢？……”

“嗯……也不对。不知什么在它肚腸里燒起来，它一生气，就走了……”

“呵……那么，船，它在哪儿走呢？在路上走嗎？”

“哎呀！不是在路上走，是在海里走。”

“哎呀，那又是什么？”

“海！舒克柳，你找一个坑，頂大，頂大的……大得沒有边。把它放滿藍顏色的水——水一定要藍顏色的……”

“然后呢？”

“然后，舒克柳，你再加盐。要十来口袋盐，不能少。你一把一把地撒呀，撒呀，撒呀。”

“然后呢？”

“然后，就成了海。不过对海可是要特別經心。它有时无缘无故一发脾气，就把船淹了。”

“哎呀！”

“真的！”

“哎呀！你說的什么，我的天！”

“真的，真的，舒克柳……”

我們不言語，沉思起来。起初想到那会突然发怒的神奇古怪的水，然后想到那鉄水槽、輪船，它像一条龙一样，在水上伸着身子，抽起烟来。

“你瞧……坐船上我的村子去吧，舒克柳。”

“它叫什么名字？”

“我的村子？英格里……斯塔布。”

“听说，那里铺子很多，是吗？”

“呵——呵！到处都是铺子！”

“那里有干酪、香肠、风干牛肉和白面包么？”

“有呵……有……有。要多少，有多少。”

舒克柳舐了舐嘴唇。我握住他的手。

“舒克柳……”

“呵？”

“我求你一件事。你能在我家的小窗户上找到金蝉。”

“蝉？”

“对呀，挂在棧上……还带着小火柴盒作的小車。我們走得太匆忙，我忘了把它卸下来。劳駕，舒克柳，我請你把它卸下来。这么久一直套着車，它一定够累了……好么，舒克柳？”

“好的。我一定卸。”

“謝謝。”

就在这时从垃圾堆后面走出一位老大娘。她在寻找什么——是在找寻那过去了的昨天么？她弯下腰，从地上拾起烟头来。她穿着一件褪色的单衣和一件遥远的阿那托里亚地方的女人們穿的灯笼裤。一条黑头巾一直盖到她那双因痛苦而呆滞的眼睛上。她走着，石头和过路的旅客扔下的果皮和纸团绊着她的脚。她一直在找寻什么，打听什么。可是誰也沒有注意她。男人们耸耸肩膀说了声“比尔密姆”，就嚼起自己的烟卷来。舒克柳什么也沒对我說，既沒告訴我極祖母的习惯，也沒告訴我她的穿戴，可是我一眼就認出她来了。

“舒克柳，找你呢。”

土耳其孩子回过头去。老大娘痛苦的目光一下明亮起来，閃爍着愉快的光芒。

“庫尔班，”她說着把孩子樓到自己骨瘦如柴的胸前。“我的心肝，我的寶貝！”（这些不幸的老大娘爱得多么深呵……）

舒克柳用沒有洗过的手抓住她的灯籠褲，躲在褲腿中間，就像一只终于找到了庇蔭的小鳥。

接着他指了指我。

“你瞧，这儿……瞧見了嗎？”

“那是誰，我的寶貝？”

“我的老板。”

“真的？”老大娘仔細地打量着我。

“我什么老板也不是，我們不过是朋友。”

“那就好了，”老大娘放心地說。

她本想摸摸我，但一想起自己那焦黃的手指，就很窘迫地縮了回去，只溫存地望着我。但这溫存更使我感到珍貴。老大娘親切地用手指理着孩子頭上一綹綹濃密的頭髮。

“走吧，舒克柳。媽媽擔心呢。”

她自己也總担着心呢，可是沒有一個人替我擔心。呵，哪怕有一個人担我的心也好呵！生活安排得够多么糟糕！一個人也沒有……連一個為我操心的人都沒有……

就自己為自己操心吧。

孩子緊緊抓住老大娘的灯籠褲腿：兩個人并成了一個。即使你用刀傷了其中一個，也分不開他們。當你這樣被人愛着，被人牽着，該有多好呵！舒克柳現在比誰都闊氣，他簡直在無邊的爱海里游泳呢。他祖母的手是焦黃的，他一點也不在乎。這雙手緊緊地牽着他，他感到高興，他喜歡這雙手緊緊地抱着自己。

老大娘和舒克柳即刻準備走了。

“雅蓋……①”土耳其孩子說着伸出自己骯髒的小手來。“明

天見……”

“明天見，舒克柳。一言為定。”

第二章

他沒有食言。從那天起我有了，一個工作上的伙伴，閒談時的伙伴，我們一同分享麵包。舒克柳是一個真正的阿爾卡達施、朋友和兄弟，我給了他麵包渣，他却給了我整個的心。傍晚，我們就數着賺來的錢，一面吹着口哨，像財主發了財，吃飽了飯，也不反對拿音樂消遣消遣。

舒克柳把掙來的每一分錢都交給母親，把從母親那兒得來的一捧又一捧的祝福也分給我一份。他祖母的眼睛已經不那樣紅了。有一次，為了讓她高興，我們買了煙草，給她卷了一支頂大的煙卷兒！

我們雖然有時對別人很大方，可是對自己的肚子却是十足頑固的吝嗇鬼。爛水果和干麵包，干麵包和爛西紅柿。這就是我們的吃食。錢財就是這樣才積攢起來的！難道還有別的門道？不這樣，我會在一天早晨醒來時發現衣袋里裝得滿滿的嗎？那天有這樣沉甸甸的一口袋錢，我想到有許多事情要做。首先我要在村子里走一遭，顯一顯我的全部財產，讓每個人驚訝。我一定盡量把口袋弄得嘩嘩直響，而且讓響的時間長一些。至于晚上我早就有了另一個計劃：到阿烏戈里諾斯先生那兒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頓（“烹飪考究。招待^②周到”），他好像痒痒似的，

① 雅藍（土耳其語）：明天見。——俄譯本注。

② 這里阿烏戈里諾斯把“招待”誤寫成“招待”。

一心想显示他有多少錢。（“一切都为了我自己，擦皮鞋、理发，都为自己享受！……只为自己，不为别人。”）我要好好教訓教訓他。晚上，我要当众教訓他一頓，叫他很久都忘不了。“給我來一份，”我要對他說，“熱飯。快一點！多少錢？”多少呢，用坐頭等車的大人先生們愛用的字眼，“假定說”五個吧。“什麼，五個？你倒是討飯還是作買賣？給你七十個德拉克馬！彎腰拾起來吧，老兄，瞧瞧都滾到地下去了。快——快！”

但是這些美妙而勇敢的想法卻成了泡影。一早我就遇到了災難和風波。

清早舒克柳就來找我，他像老頭兒似地駝着背，給我帶來了不幸的消息。他們要走了。通知他們準備動身。等貨車一來，就把他們載走。這種貨車我們管它叫哈馬兒。周圍的人們都瞎忙起來。人們在忙亂中喊着，罵着，哭着，打着，準備動身。舒克柳像害了病一樣。他不願意走……黝黑的不漂亮的小土耳其人！並不怪你……你找到了一個朋友——你懂得，你知道這種事是會再有的，可是卻突然來了個陌生人跟你作對，他吹着哨子，喊道：

“來吧，土耳其人！吃過午飯送你們回土耳其去。”

老大爺們聽見了，父親、母親、孀孀、姐妹都聽見了。

“謝天謝地，”他們說。“上帝保佑！”

舒克柳也聽見了，在這個小小的土耳其孩子的胸中不知有什麼作響，彷彿一根弦斷了一樣。為什麼？是呵，究竟為什麼？桑樹底下多美好呵——簡直是一座真正的皇宮！可是現在卻被拖到天涯海角，找朋友，安家，想辦法取得成功吧！在什麼地方呢？在一個不知是什麼樣的土地的國度里，那泥土也許是紅色的，或是鹹的。不知那里的水是否透明，蝴蝶是否是彩色的，

而且究竟有没有蝴蝶……都说那里的空气重得像铁，打到孩子们身上就完蛋了……谁能非常肯定地说，那个地方有寒鸦，那里的梨味道不像卡杰琳妮大婶卖的生土豆，那里的马不长角，所以不会用角来戳孩子们的肚皮呢？谁来给我们讲讲这一切，我们一定鼓掌欢迎！

此刻谁还顾得上理会缠绕着舒克柳幼小心灵的毒蛇？人们都忙碌起来。一个阿訇爬到一堆旧枕木上，脱了鞋，用手抓住头巾，好让它不滑掉，然后就鞠起躬来，他的脊梁骨好像几乎都要折断了。其余的人也都脱下破鞋，在草地上跪下……“愿主保佑你那忠实的信徒一路平安。”路过的火车在这里放出两三股浓烟，可是甚至没有一个人动一动。阿訇在这股特别的香烟笼罩下，有一刹那突然像希腊的圣人似的，让他们祈祷去吧，我和舒克柳却喜欢跑到小山坡上看守村子里的葡萄园的小棚那儿。那是由一排复满尘土的干榆树枝搭成的，像教堂门口一排排破衣烂衫的叫花子似的。我们每人摘下一根枝条，挥动它，发出的哨声划破了长空。村里的雄鸡不时地啼着。我用鞋尖踢起一粒粒石子。

“你会记着我么？”

“哎呀……我发誓一定忘不了你。”

我用手托住沉甸甸的口袋，他拦住了我。这时我已经一点也不想去喂肥阿乌戈里诺斯先生的嘴脸了。现在难道会有谁给我叫“好”吗？我从口袋里掏出满满一大把德拉马。

“舒克柳……你会收这钱么？……收下吧，收下吧！那里卖红毡帽。你买一顶戴上，让大伙都向你鞠躬。留心戴好，别让风把帽子吹掉了。”

舒克柳搔了搔他那剃过的头。我把钱放到他衣袋里。他不